

調整焦距看生死

—評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

The Dignity of Death and the Dignity of Life

評介人：傅佩榮

中國人向來避諱談「死」，不論是民間社會或學術殿堂皆然。影響中國人最深的儒家，對死亡只留下孔子說的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不曾深入探討。

傅偉勳教授結合十年的死亡學教學經驗，與自己和癌症搏鬥的體會，所著的《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——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》，是國內第一本明確、有系統地討論死亡的專書。出版以後不但在市場上引起熱烈回響，亦陸續進入各媒體舉辦的年度好書排行榜之列。本刊特邀臺大哲學系主任傅佩榮教授，為讀者作評介。

長久以來，我們的出版界習慣於借用西方的成果與傳統的資源，比較疏於開發新的題材。作家即使再有學問，也須顧慮市場的需求與讀者的接受度。因此，像傅偉勳先生這樣一位學者型作家，以死亡為主題所寫的這本書能夠得到廣泛的注意與迴響，實在令人感到振奮。

死亡文學評析

從書名的大小標題已經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圖，其中涵蓋了死亡、生命、臨終精神醫學、現代生死學，以及大家嚮往又不易明白的「尊嚴」。他如何鋪陳這些分量極重的概念與學問呢？〈引論〉告訴我們，本書內容主要取自作者在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研究所所開的一門課，因此層次井然，理路分明，資料詳盡，體系完整。讀此書，猶如上此課，循序漸進，必有收穫。至於有心寫出此書，則是作者親自面臨癌症威脅，與之艱苦搏鬥之後的結果。這種背景使全書在嚴謹的思辨過程中，處處閃現作者的心得與現身說法，

使人讀來更加親切。

在架構上，全書有三個部分：一是「死亡的尊嚴」，二是「世界宗教與死亡超克」，三是「現代生死學建立課題」。為了說明死亡的意義，作者依序介紹四本代表作，首先是羅斯醫師的《論死亡與臨終》，其中所述末期患者的五階段（否認及孤離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消沉抑鬱、接受）至今仍為典型分類法。其次，托爾斯泰的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，描寫人在接受死亡之時的覺醒與光明。黑澤明的電影〈活下去〉，進一步展現光明的啟發在於承擔與實踐自己的責任。然後，轟爾玲一九九二年出版的《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》，肯定人可以愉快而帶有希望地離去。

傅先生對上述「死亡文學」的敘述與評析，顯示了他的寬闊視野與包容精神。哲學家思考的材料不應該局限於概念領域，尤其像死亡這種「實存處境」更是如此。接著，傅先生發揮專長，以世界宗教為探問對象，因為宗教原本即是討論死亡又處理死亡的大本營。他深入說明基督教、印度教、傳統佛教與儒道二家。世界宗教當然不止這些，但是對中國讀者而言，這些宗教無疑頗有代表性。其中有關印度教一節，過於繁複瑣碎，足以令一般讀者望而生畏，並且即使讀懂了，也沒有太大幫助。

各派宗教與死亡

世界各大宗教並存的多元化現象，是否表示人對生死問題也可以各行其是？作者批判這種想法。他的批判是以宗教外部的觀察者為立場的。他設定的質疑不少，如：對印度教，「我們如何能夠證明眾生皆有生死輪迴的事實？」對基督教，「未有機會聽到福音的人，或者信從其他宗教的人們，能否得救？」這一類質疑出自理性的關懷，與宗教徒所信的超級或終極事實是無法相應的。

傅先生依此思路，自然會走向「心性體認

」的勝義諦境界。於是，像儒家與道家，以及分辨俗諦與真諦的佛教，在本書得到較高的評價。但是，這種評價涉及了「宗教」的意義問題。儒家與道家原本是訴諸人間智慧的哲學，本身不能算是宗教。宗教中，除了教義與學理、規範與戒律之外，還有極其重要的「儀式」與「神話」。忽略後二者，等於要求宗教不以宗教的角色出現，實在有些勉強。

現代生死學建立課題

作者努力自圓其說，在「現代生死學」的部分，刻意區分制度化的宗教與真實的宗教，並以後者為優。他說：「真實的宗教，以單獨實存的本然性的心性體認為本位，或喚起本心本性的悟覺，或建立積極正面的信念信仰，提供有關宇宙的終極真實，人生的終極目標，以及可行的解脫進路等等的特定答案，而由單獨實存依其自由意志與精神需要，予以抉擇。」（一八五頁）這段話所描述的，並非我們通常所知的宗教，而是哲學家心目中的「生死智慧」。生死智慧也許可以擺脫客觀的、形式的、僵化的制度，但它的另一危機則是陷入個人的、自由心證的、此一時彼一時的、無法產生共融精神的處境。

作者為了強化他的立場，繼續介紹傅朗克的「意義治療學」與森田的「禪療法」。傅朗克肯定人生須追求意義，宛如奉行使命，個人遭遇就不會構成病因。但是當他談到「無意識中的神」、「對於終極存在或上帝的信賴」時，本書作者就直指其中含有矛盾。在此作者似乎忘了：他自己的生命十大層面說在最上層所謂的「終極真實」，難道不是具有類似的性質嗎？就這一點看來，作者有高度的智慧，但是似乎缺乏相應的體會。亦即，神秘主義（或稱密契主義）所描述的境界固然是「不可說」的，但是說了卻未必就不對，而不說也未必代表真正有了體會。

森田的禪療法又稱「根本的自然療法」，要讓患者體認「服從自然」、「事實唯真」等具有禪道意味的本心態度，以致面對死亡時，可以毫無所懼。我們由本書〈結語〉部分，得知作者曾與癌症作過生死搏鬥，並獲得理想的結果。

期待「傅氏療法」

依他的經驗看來，應該不難發展出一套「傅氏療法」，其中可以攝取本書所有的重要觀念，並以中國特有的儒家及道家為依歸。果然，作者的「現代生死學」已作了初步的藍圖，提出六點建議，要求我們兼具純一簡易的生死信念與多元開放的現代胸襟，將科學知性與哲學理性一併吸納為方法上的關卡，再按佛教啟發，區分世俗諦、勝義諦、究竟第一義層次，層層上升。然後，不必顧念

生前死後，只須專務於「此時此刻面對生死所採取的實存態度」，進行修養及反省，最後悟透生死智慧，「接受我們的人生為一種高層次的課題、任務或使命，而後徹底轉化我們的人格氣質，重新回到世俗世間，從事於種種具有人生意義的日常工作，創造真善美等種種文化價值。」（二二九頁）

這段話使人對傅先生的「現代生死學」悠然神往。哲學之可貴，在於以理性整合變遷流轉的經驗事實，使之構成可以理解的系統，再由此指向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模式。生活模式要靠具體的體驗去印證，體驗也許受到個人生命格局所限，所以需要人群相互見證，在共融中彼此啟發提升。

終極真實與「我」

現代生死學如果只是一套知識架構，做為大學中相關科系的探討題材，那麼不妨依作者所論，歸結於「心性體認」。但是，如果真要進行操作、產生實效，那麼首先面臨的問題將是：有沒有一個具備相近的教育背景與知識水平的團體，可以在生活上實地驗證這些原則？任何主張「心性體認」的學說，都會面臨人際融通的難題。演變到最後，現代生死學對於廣大群眾可能也會像學院內其他科目一般，只是知識分子的理論而已。一般百姓遇到生死考驗時，依然訴諸制度化宗教的救援，不然就向命相、風水師尋求秘方了。

即使就理論的建構系統，作者的「生命十大層面」也沒有充分加以應用。十大層面中，如身體活動、心理活動、政治社會、歷史文化、知性探索、審美經驗、人倫道德，都是大家可以了解的。但是，更上面的三層才是關鍵所在，如「實存主體、終極關懷、終極真實」。死亡所逼現的生命層面，也正是這三項。若要真正解決死亡帶來的課題，則「有待終極真實的發現、領悟或體認」。作者此說確為通達之見，無人可以否認。但是，單憑個人的「心性體認」如何可能掌握「終極真實」？終極真實是唯一的、絕對的，因此涵攝萬有在內。既然如此，它也是不可名言的，不可定性的，我們可以說它是任何東西，也可以說它什麼都不是；但是，重要的是：它與「我」這個實存主體有何關係，若只是泛泛的肯定終極真實，而沒有清楚的脈絡可以安立我與它的關係，那麼「我」的生命與死亡終究是一場落空的夢，或是一個自以為是卻又毫無把握的賭局而已。

也許傅先生下一本書會回應我的小小質疑。但是，眼前這本書的內容與分量已經使人大開眼界、心生敬意了。國人向來諱言死亡，現在不妨調整焦距，藉著本書的幫助，同時探討生與死的奧秘，由此重新界定人性的尊嚴。